

王安石評傳

羅克典◎編著

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
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國家出版社
National Publishing Co.

王安石評傳

羅克典◎編著



國家出版社
Kuo Chia Publishing Co.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安石評傳／羅克典編著．—初版．—

臺北市：國家，2014.05

228 頁：21 公分．—（國家文史叢書：127）

ISBN 978-957-36-1424-1（平裝）

1. (宋)王安石 2. 傳記

782.8515

103003604

國家文史叢書 127

王安石評傳

編著者 / 羅克典

執行編輯 / 謝滿子

責任校對 / 范琇茹、劉麗惠

發行人 / 林洋慈

發行所 / 國家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市北投區 11269 大興街 9 巷 28 號 1 樓

電 話 / (02) 28951317 (代表號)

傳 真 / (02) 28942478

郵 撥 / 0018027-7

網 址 / <http://www.kuochia.com>

電子信箱 / Kcpc@ms21.hinet.net

法律顧問 / 林金鈴律師、林明俊律師

封面設計 / 巴氏創意

日 期 / 2014 年 5 月初版一刷

定 價 / 300 元

◎本書有著作權、製版權，任何人未獲書面授權，不得以翻印、轉載、影印、照像、

錄製等任何方式，利用本書部份或全部內容，否則依法追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 目錄 —

黃序／002
自序／006

第一章 多彩多姿的順程

- 第一節 從童稚到初任幕僚／022
- 第二節 獲得實證的機會／027
- 第三節 地方所見的弊政／035
- 第四節 成熟的進言／041

第二章 未執政前的讚與毀

- 第一節 讚譽豈容汙染／046
- 第二節 小人曲解原意／050
- 第三節 豆腐裏揀骨頭／054

第四節 捕風捉影的謗言／057

第五節 祎廟之議／069

第三章 應時而起

第一節 急待改革的局勢／072

第二節 名臣鉅公的呼籲／077

第三節 撈雲見日的對談／084

第四章 奉命執政與新法逆流

第一節 虛懷若谷／092

第二節 阻力巨流／096

第三節 特權剋星／111

第五章 位高毀隨

第一節 無根之謠／116

第二節 是誰之咎／119

第三節 釣譽栽贓／126

第六章 欲加之罪

第一節 捏造口號以亂觀感／132

第二節 稗官野史誣及家屬／144

第七章 二度執政

第一節 為矯偏差冒謗赴闕／152

第二節 急流勇退得全知止之臣／156

第八章 十年退休生活

第一節 著途吟詩談禪／164

第二節 對佛老的見解／171

第三節 二文豪金陵唱遊／178

第四節 憂傷中最後一程／186

第九章 道學氣氛蒙混史實

第一節 師友君臣豈易抹殺／190
第二節 撥開私怨的烏雲／197

附錄

- 一、王安石年譜／210
- 二、王安石家族／222
- 三、王安石著作／223
- 四、新法施行有關人物／224
- 五、元祐黨列王安石親信與元祐黨碑名冊／225
- 六、參考書籍／227

王安石評傳

羅克典
◎編著



國家出版社
Kua Chia Publishing Co.

黃序：真是真非安在！

——羅著《王安石評傳》讀後

宋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四月癸巳（六日，西曆五月二十二日），王安石帶著改革未竟的遺憾，與世長辭。做為一個政治改革者，王安石畢生所念茲在茲的，就是新法能否具體落實。臨終前數月，在得知「免役法」亦將罷廢，又要回復施行「差役法」時，王安石再也抑制不住隱忍多年、心繫魏闕的赤忱，愕然失聲說：「亦罷至此乎？」隔了半晌，又說：「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指神宗）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其時，王安石即將邁入生命的終點，距其罷相（一〇七六）已經十一年了，卻仍關懷國是，足以見其始終如一的憂國憂民襟抱。

熙寧變法引發時人及後世對王安石正、反兩面的評價，但其凝定、沉毅、堅執、無私的人格特質，仍為當世所推重，即使是在政治立場上毫不相容的司馬光，於王安石逝世後，亦建議「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與呂晦叔〉第二簡），肯定

安石剛正堅毅的人格，與足以為世典範的表現。而蘇軾代哲宗皇帝所擬的〈王安石贈太傅制〉，除推崇王安石「網羅六藝之遺文」、「糠秕百家之陳跡」、「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在「立言」方面的成就外，對他進退有節的雍容大度，更特予表揚：

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

蘇軾藉〈制詞〉概括了王安石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成就外，更巧妙地寄寓了他個人對王荊公自願引退、光明磊落，雍容大度襟懷的推崇，亦消解了世人對「蘇、王」關係的種種揣測。而被奉為江西詩派宗主的黃庭堅，更在王安石逝世的當年，寫了〈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以上元祐元年七月作）、〈奉和文潛（張耒字）贈無咎（晁補之字）篇末多以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為韻〉其二、其五、其七（以上三首元祐元年秋作）等七首詩，表達他個人對王荊公去世的哀惋，如：

風急啼鳥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對於政壇上各人僅憑一己的愛憎，對熙寧變法竭力詆毀，全無是非的現象，黃庭堅不禁發出「北看成南」、是非顛倒的沉痛慨歎，亦側面呼應了張舜民在〈哀王荊公〉所言「門前無爵罷張羅，玄酒生芻亦不多」世情澆薄的淒涼景象。對於王安石在學術上的貢獻，則有「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的推崇；在世人不斷地對王氏之學提出質疑時，黃庭堅則深信「水清石自見」的必然。

從司馬光、蘇軾、黃庭堅等人對王安石各方面的肯定，可以說明即使是在政治立場有歧異，但對王安石人格的尊崇，卻是相同的。這也證明了王安石一生的表現，足以通過世人嚴格的考驗。古人有「蓋棺論定」之說，然歷來對王安石的評論卻不然；由於南宋理學家對蔡京等人之擅權亡國恨入骨髓，而蔡京為王安石門人，於是竟以「二聖（指徽、欽二帝）北狩，夷狄亂華」，皆「介甫學行」之過（張九成〈《盡言集》序〉）；議論之不「公」如此，使王安石的歷史定位，始終曖昧難明。黃庭堅「真是真非安在」之恨，正在於此！

本書作者羅克典先生，從王安石少年時期學、行奠基開始寫起，至其任地方官時對民瘼的關懷、熙寧為相時推動新法的具體實踐，以及晚年退隱江寧在生活、自我體認的澹泊從容，無不鉅細靡遺，力求還原史實的真相。同時又對詩話、雜記中對王安石人

格、形象的誣蔑，多方援引資料，提出駁正，以解傳說中之謬誤，澄清了近千年來對王安石的成見，實有「發潛德於幽光」之功。再者，羅克典先生依據王荊公之書信、詩歌，以證明其人格如清風朗月，一片光明，足以垂範千秋。讀者通過本書，能真正的從歷史事實中理解王安石學、行、思、德，沒有浮夸，沒有溢美，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熱情、有遺憾，活生生的王安石。羅克典先生的努力，還荊公以公道，其所成就，豈只荊公千年後知己而已！

謹略抒讀後所感，並鄭重推薦！

黃啟方 於新店心隱居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本文作者黃啟方歷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夜間部主任、訓導長、中文系所主任、文學院院長。臺大退休後，轉任世新大學教授，並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共同課程委員會主任委員。二〇一三年八月自世新大學退休。自二〇〇五年四月起，出任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董事長，至二〇一四年四月卸任。

自序

西元十一世紀，中國有一位具備二十一世紀財經睿智與人道精神的大政治家王安石。他的學養全本於經術，極力導引其君能媲美堯舜。他的天性英特邁往，不屑世俗之聲色利達。他主持判獄，必欲以生之為目標，使沉冤能獲伸雪。他雖位居首相，絲毫未改平民生活，罷相以後，竟甘築陋室、貲僻巷以終身。但二百年後，卻被元代修史者存蕪去菁，醜化為一誤國殘民罪人，造成中國歷史上一大污點。

(一) 《宋史》對王安石的歪曲

元代道學盛行，尤其一般學者多屬有湛深道學素養之輩，故編修《宋史》之取材，遂大多偏重於宋代道學者及其同流的私人著述或家傳。其中且有一半轉錄自稗官小說，未加考證而遽採作史實。凡屬道學及其同流之名臣能吏，專記其善而略其惡；反之，凡屬道學所厭惡與攻訐之人物，則只書其醜而排其善，尤其是神宗熙豐史跡與朝臣

列傳更是如此。

造成《宋史》之蕪雜偏差，固然是《宋史》執筆人物的主觀成分太濃厚。但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師被金人所攻陷，金人元帥粘罕盡將北宋宮內所有圖書，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籍，人民財物，宗正牒譜，法物車輅鹵籍，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朝廷儀制一概盡行搬去。而宮內慎藏的《皇帝起居注》、《宰執時政記》，大臣章奏、臺官日曆等文件，連同徽宗、欽宗二帝，也都被劫持而去，致無確實文獻參考而走偏方有以使然。

當然以北宋當時的風尚，臣僚上章必均保存原稿，若干有關圖籍抄本，私人可能也有保存，可是這些私人保存的資料，一、兩百年後元人未必都能收集得到，這可能是編《宋史》者只好將宋代流行的稗官野史作為引據資料的原因之一；而此時神宗熙豐朝與哲宗元祐朝的道學家及其同黨的私人雜記正好足供採用。因此，《宋史》有關熙豐元祐的人物歷史評價，以採自南宋理學名家朱熹之《名臣言行錄》及其《語類》最多。而朱熹的著作資料來源，則採自司馬光之《涑水紀聞》、《溫公璣語》，司馬光門人邵伯溫之《聞見錄》，魏泰之《東軒筆錄》，道學家二程門人楊中立之《龜山語錄》，李燾之《續資治通鑑長編》，范沖重修之《神宗實錄》（世稱「朱墨史」），以及宋代流傳民

間之小說稗官小品。

司馬光因其泥古不化的意識形態而反對新法；因王安石之蓋世才華掩蔽自己，朝辯又無從獲勝，致羞憤自求外放，終神宗之世未能回朝，積鬱成恨。故凡王安石之政策言行，都加以反擊非議。而且他平生寫作，對於風聞巷說也常不加考證即遽以記錄，其畢生最成名之《資治通鑑》，極多出自前人小說或傳聞。如《資治通鑑》採自唐人小說記楊貴妃與安祿山有染，以及安祿山溫泉賜浴後，貴妃以綾羅包裹、戲弄之事跡，根本是無稽之談。據《唐書·安祿山傳》：祿山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須有人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每著衣帶，三、四人助之，二人抬起腹皮，豬兒（侍者名）以頭頂之始能取裙帶及繫腰帶。又玄宗賜祿山華清池湯浴，皆許豬兒等入內助解著衣服。依此一段記載，祿山分明已像一頭待宰之豬，貴妃即使不自愛，也斷不至與一頭像豬的人有染。至入浴戲兒事，更為荒唐可笑；而堂堂《通鑑》，竟以之作為歷史傳世。無怪乎後來的《涑水紀聞》，《溫公日錄》、《溫公璣語》更有許多捕風捉影故事。如《溫公日錄》記富弼惑一尼事，竟說富弼自言願為蛆蟲食其不潔，對文彥博、韓琦也有不少毀謗語。那麼，司馬光為門氣雪恨，而對王安石之一切加以醜化就更無足論了。

邵伯溫為司馬光門人，其父邵雍係一名學人，深研先天氣象，伯溫思想與其父大同小異，對司馬光之言行最為佩服，且其本身之文才又頗有造詣，故在反王安石集團中最为突出。司馬光輕於採信傳聞或流行小說，但他只是不加考證，致記錄中常顯得牽強附會，可是邵伯溫卻長於捏造事件，將一些真正的史料歪曲改寫成似是而非的偽史。其妙筆下的海市蜃樓布景，有識者雖一讀即能抓出其尾巴，可是一般景仰洛派學術之後人，卻將之當作真實事件編入正史。如熙豐政治與王安石行誼，就在邵伯溫筆下成為幾百年來被臭罵的標的。

作《續資治通鑑長編》的李熹仁甫，認為王安石尊經卑史，仁甫本人則對歷史典故深感興趣。王安石主張革新變法，仁甫卻主張勿變古、勿速變，應留存舊章。王安石對《春秋》一經，認為多有未明之處，遂暫予擱置，李仁甫卻以治《春秋》中進士。尤其當時四川人多反王安石，李仁甫長住四川，可能受環境影響，所以他不喜歡王安石，而私淑司馬光、范祖禹，司、范二人都視王安石為水火對頭。故此，李仁甫所作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對王安石德行言論以至政績，多加篡改、予以壞評。

楊時中立，為洛派二程弟子，於道學研究頗有名氣，但因二程在熙寧時期頗不得意，而對王安石之新法並未樂予支持。且道學對天命守舊意識至為濃厚，因此楊時針對

安石學術予以抨擊。楊氏認為王安石專以刑政治天下，全無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觀念。他指出王安石曾在某一案件中對神宗說：「臣之素行也不至無廉恥至此，如何不信？」便以為王安石在神宗前均以此技壓使神宗信己；甚至將安石安貧隱居蔣山，曾獲神宗賜金，受而轉贈蔣山寺僧一事，也指之為賤君賜之不忠敬行為。楊時在《龜山語錄》中，對王安石言行、政事與學術，全都予以抨擊。

范沖係范祖禹之子，祖禹協助司馬光編《資治通鑑》，為司馬光得意門人，司馬光死後，祖禹於元祐中修《神宗實錄》，已書王安石為一罪孽深重之奸人；紹聖年間復行熙豐新政，遂獲罪被貶謫，最終病死南方。范沖為報父仇，於高宗紹興時重修《神宗實錄》，更用朱筆盡改安石政績德行，且擅自加添誣謗安石之一切傳說，或以莫須有之故事作為安石之罪，可謂極盡誣讟之能事。而其「朱墨史」卻被道學者所引用，以為貶詆安石之論據。

司馬光、邵伯溫、楊時、李燾、范沖等人都為洛派之特出人物，或因直接與安石對立而辭官外放，或以思想背道而馳而厭惡王安石，甚有為報父仇而痛恨安石，這些人有關記述王安石之言行事跡，以誣讟汙辱之處居十之八九，然而其中對《宋史》作者影響最大的，要算朱熹的《名臣言行錄》。